

## 谢翱籍贯考辨

黄族醒 施景西

宋末著名爱国诗人谢翱(1249—1295),《宋史》无考,有关他的籍贯问题,宋、元、明、清的文献资料记载,说法各异。如宋末方凤《谢君皋羽行状》云“福之长溪人”;邓牧《谢皋父传》云“延平人”;元代任士林《谢处士传》云“闽人”;元末明初张丁《登西台恸哭记注》云““《登西台恸哭记》者,粤谢翱之所作也。”谢翱在自撰的《金华洞人物古迹记》中也署款云:“粤人谢翱记。”明代邓椿《宋隐士谢皋羽先生墓碑记》云“闽宁人”。清代邵武司训张宏棧《传谢皋羽遗事》又重持“长溪人”之说。近人郑贞文在《闽贤事略》、刘禹生在《世载堂杂隐》中又各开“霞浦人”和“广东人”之嘴矢。解放后出版的宋诗选、文学史以及介绍谢翱生平的文章,沿用郑说将谢翱的籍贯写成长溪(福建霞浦县)<sup>①</sup>。为了弄清谢翱的原籍。笔者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从淳祐五年析长溪建置福安县看出福安是谢翱的原籍。

从史料考察,宋时原长溪县辖今福建的霞浦、福安、寿宁、柘荣等县,县治设在今霞浦县城。据《福宁府志》、《霞浦县志》记载,到淳祐五年(公元1245年)福安从长溪析出建县。谢翱生于淳祐九年,时福安建县已四年,他出生地就在福安穆阳樟檀坂利湾。因此,他的原籍应是新建置的福安县,而不再是析县前的古长溪了。

二、元以来有关祠庙、碑刻和吊诗证实谢翱的故里在福安。

至元乙未年(公元1295年)谢翱病逝于杭州。谢氏第十七世孙谢宪于乾隆二十一年所撰的《修三贤祠记》中记述:“……大元时,在穆阳地方建三贤祠,春秋崇祀。及至明万历四十七年,知县张蔚然公念及三贤薛令之、谢翱、郑虎臣,欣然创立祠宇于福安城内龟湖山下。《福安县志》卷十三明载:

“三贤祠者,祀唐薛补阙、宋郑监押、谢参军三先生之所也。官地一区在龟湖山下。”除了“三贤祠”外,还有乡贤祠、仰止祠和忠义祠等三祠,都是祀薛令之、郑虎臣、谢翱等人,足见福安人民对谢翱怀念之深。

这些祠庙建成后,有的还刻石为记。如乾隆二十一年三贤祠重修之后,邑举人四川郫县知县李馨曾撰《重修三贤祠碑记》<sup>②</sup>,这个碑记说明三姓令裔之所以重修三贤祠,福安人民之所以称颂这三位爱国志士的高风亮节,其目的全在于淳化地方风俗,发扬先贤的爱国精神。

谢翱死后,自元代始就有许多人凭吊过他的故居,写下了不少诗文,《福安县志》录存了其中几个篇名。流传至今而全文完备的仅有《志》卷三十一记录了清人陈从潮的一首凭吊诗:“文山昔勤王,义举为倡始。参军本同志,大义志所矢。五坡战血干,大厦悲倾圯。先生计无复,孤忠抱壘壘。感激上西台,匪徒哭知己。嗟彼雪楼徒,与君宁足比。结股连睢尻,一簪如趋市。悠哉汐社人,千秋炳青史。忠既屈同调,词亦骚堪拟。文章感流别,斯人应继起。桑梓钦前徽,徘徊

吊故里。何处歌朱鸟，残日下江水。”全诗高度赞颂了谢翱的爱国热情。陈从潮访谒谢翱故里的具体时日，已无法稽考。但据《志》卷二十四文苑门载：“陈从潮字瀛士，号韩州，乾隆庚子乡举第一。”则可断定谢翱故宅当在清乾隆时尚存于樟檀坂。

三、有关《晞发集》序跋可证谢翱是福安人。

《晞发集》是谢翱的力作，几经散佚，今只残存十二卷（包括《晞发遗集》二卷）。后人对此十二卷残本争相刊印。福安县校刊《晞发集》，以明嘉靖缪一凤本为最早，且有缪氏自跋。此跋虽已佚，但张蔚然于明万历四十六年为郭鸣琳刊刻的《晞发集》所写的一篇序中，却提及此事。《序》云：“先订是集者，为穆阳孝廉缪一凤，有诗曰：‘可怜当月西台泪，并作桐江日夜流，’且称：‘皋羽为同里樟南坂（即樟檀坂）人。’盖于是集亦有标识功。”缪一凤是“穆阳人”，“嘉靖壬子（公元1552年）举人”，“缪烈（谢翱外祖）之裔孙”<sup>①</sup>，其称“皋羽为同里樟南坂人”，不仅非常可信，而且却看出谢翱为樟南坂人之说，来源很早，可追溯到明嘉靖以前或更前。

另则，福安县图书馆尚存《晞发集》原版本。该版本原系清代韩阳人叶秋井家塾藏版，刻于光绪二年秋。此书曾请当时福安知县四川夔门刘玉璋作序。刘为之序云：“皋羽著作名《晞发集》，向已行世。光绪丙子秋，同邑文学叶公秋井曾为校刊。今秋井嗣君远香忧原版漫漶不明，仰承父志，欲重刻以广其传，而请序于余。余承乏皋羽之乡，愧无善政以谢先贤。”这里，叶秋井尊谢翱为“先贤”，且称“先贤为吾邑名人”；刘玉璋称叶是谢翱的“同邑”，又自谓“余承乏皋羽之乡”，这就表明了直至晚清人们都确认谢翱是福安人。

四、有关方志明载谢翱的原籍是福安。

本于康熙二十年旧志的光绪十年《福安县志》明确指出：“谢参军故里在穆阳樟檀坂，后转徙流离，客游吴越……”

《福安乡土志》卷一 人物部载：“谢翱，字皋羽，穆阳人，徙居浦城。试进士不第，落魄漳泉间。文天祥开府南剑，翱倾资赴之，署咨议参军。天祥死，翱只影行两浙……”

《福宁府志》人物志卷二十一，将谢翱的传记列入福安县，明载：“宋福安县，谢翱，字皋羽，后徙浦城……咸淳初，举进士不第，慨然以古文倡……”

《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二十四云：“福安县西州里穆阳樟檀坂亦有翱宅。”卷三百三十人物门又载：“谢翱，字皋羽，福安人……翱徙居浦城。元兵南下，文天祥由海上至闽，檄州郡，大举勤王。翱倾资，率乡兵数百人赴难，遂参军事。文天祥转战闽广，至潮阳被执，翱匿民间，后之浦阳，依方凤及永康故友思齐，以居会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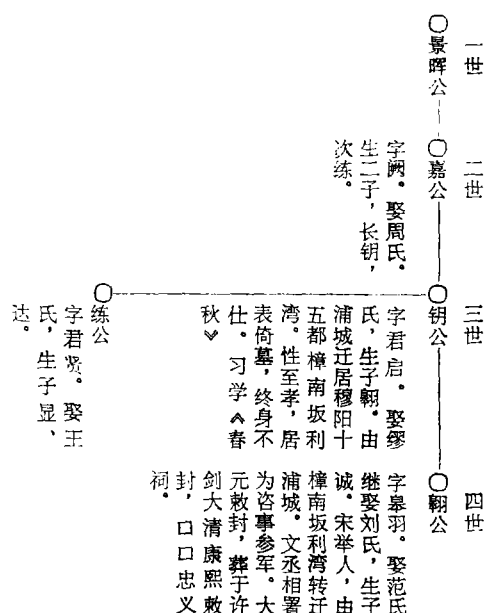
综合以上方志的记载，可以看出：谢翱原系福安人，徙浦城，落魄漳、泉，等等。

五、院前《谢氏宗谱》可确定谢翱籍隶福安。

最近文物普查，在今福安溪潭公社院前村发现了《谢氏宗谱》。该《谱》是邑庠生李清芬据谢氏第十六世孙谢麟峰于康熙五十六年所撰的旧谱残本重辑的，成书于道光二十九年。兹将《谱》所载的谢氏前四世世系表列于下：

世系表告诉我们，谢钥由浦城迁至穆阳樟南坂利湾（又作里湾，谐音）后，“娶缪氏”，“生子翱”。可知利湾是谢钥的迁居之地，也是谢翱诞生的地方。那末，谢钥当时的户籍应隶于何地？利湾在析长溪后又辖于何县？

谢钥在哪一年迁居利湾，现在无从查考。但《谱》序有云：“昔《谱》所载祖系



(说明：谢氏传及第十五世孙玉简公时又由樟南坂利湾迁居院前)

氏宗谱》。该谱不仅详细记载了郑案的生平事迹，而且又认定他是“西铭人”，从而确定了他的确切籍贯。

另则，与谢氏后裔有姻娅亲的阮瞻云，于道光五年曾为重修的《院前谢氏宗谱》写了一篇序，云：“院前谢氏其始祖景晖公肇基于穆水畔，阅四世至翱公生……”又云：

“院前谢氏祖籍浦城，迨钥公始由浦城迁樟南坂利湾。”按：福安有史以来有一条成例，即某氏中某个后裔肇基福安，则该氏姓在续谱时须尊其祖父为一世祖。该序奉未到福安的谢景晖为始祖，就是遵从这一成例。因此，说谢景晖肇基于穆水畔，实际是说谢翱在穆水岸边开创福安谢氏基业。

上文已经考出谢翱的确切籍贯是福安，但对谢翱籍贯的其他几种说法还有必要试加辨订，以正其讹误。

### 一曰霞浦人

浦城……及钥公字君启者，始迁长溪穆阳樟南坂利湾居焉。”请注意这里的“长溪穆阳”之称！到了清代，长溪是长溪，福安是福安，凡是福安县城内的人是区分得一清二楚的。撰于道光时的《宗谱》此处言“长溪”，说明谢翱当在福安置县前就由浦城迁至利湾了。公元1245年福安置县后，穆阳辖属于永乐乡，利湾也随之并入福安县。今《福安县志》尚录存明景泰年间福安县疆域图，一一细检图上三十二都所领的一千多个自然村，查得利湾（即里湾）位于钦德里（福安置县时所统的九里之一）十七都（《谱》作十五都）的南面。照此看来，诞生于利湾的谢翱，他籍隶福安当属无疑。

六、谢翱后裔及其姻亲的有关论述证实谢翱的诞生地是在当时福安钦德里。

谢宪在《修三贤祠记》中又曾说：“翱公父钥，居穆阳十五都樟南坂利湾，与郑先生案家居对面。”关于郑案的故里，过去福安地方志只大体上说在“穆阳”，不久前在福安县康厝公社西铭大队西铭村发现了《郑

目前持此说者，主要论据有三：（1）长溪县治一直在今霞浦之地不变，且历来人们又都称霞浦为长溪；自谢翱的至友方凤说谢翱是“长溪人”以还，明清两代不少学者也都持此说；（2）公元1245年福安已从长溪析出建县，公元1295年谢翱才逝世，已过五十多年了，谢翱既是福安人，那末谢传作者如方凤等人对其籍贯，为何不径称福安，而仍作“长溪”；（3）《福宁府志》和《霞浦县志》都明文记载：“参军谢翱宅在霞浦后街。”对此，我们要申辩两点：一是，诚然长溪县治一直在今霞浦，历来都称霞浦为长溪，但不能就此认为宋末以来文献记载中所说的“长溪”即霞浦。假如方凤之《状》所言“长溪”指的是霞浦，那末对于这位著名诗人的生平事迹，《霞浦县志》为何无只字记载呢？二是，以谢翱宅在霞浦后街，作为谢翱是“霞浦人”的主要论据，是无法折服人的。住宅和原籍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众所周知，当时流匿中的谢翱在有些地方都曾

卖屋居住过。但查尽有关文献，都未曾发现谢翱曾涉足霞浦的记载，故“霞浦后街”是否曾有其宅，至今还是一个疑案。

#### 一曰粤人

持此说者虽有一定的根据，但也不能不辩。

其一，谢翱曾多次在其撰著末尾自署为“粤人”。但要指出，“粤”本同越，古族名。古代越族居住在浙、赣、闽、粤等地，各部落各有名称，而统称百越，也叫百粤。可见“粤”是泛指古代越族所居住的广阔地区，并不是特指“广东”（广东古亦称“粤”）。南宋灭亡后，谢翱始终不肯出仕新朝，而开始过着流亡生活。他用上“粤人”这一泛称，旨在自讳其籍贯，以避开元人的追查。

其二，谢翱病卒，方凤、吴思齐、翁登等人给他殓葬后，曾刻石为墓碑，曰：“粤谢翱墓”。但方《状》曾对此作了说明：

“伐石表于墓曰：‘粤谢翱墓’。盖公尝入刻，见戴颙墓表云。”这就是说，墓碑只是方凤等人遵照谢翱遗命，仿效戴颙墓表例而题的，实际上谢翱不是粤人。

其三，自天祥被执后，有人认为“五坡之败，谢皋羽匿潮阳民间”<sup>①</sup>。刘禹生之说，看来与此很有关联。但通观徐沁《谢皋羽先生年谱》，可以看出：谢翱举乡兵赴难前（即景炎元年前），不曾到过广东；投奔天祥后，虽于景炎二年三月随从天祥转战到梅州（时辖于广东），但于是年五月又随师撤出，进入赣州了。就在师入赣州时，他便于天祥在赣州的章水上分别了。次年十二月，五坡战败，天祥被俘，谢翱遂自赣归浦城，旋即又辗转流离入浙，从此他便漫游两浙山水以终（其间也曾“足历燕、赵、魏、代”）。这些，说明了天祥被执后，谢翱终老浙东，除非跟随谢翱在文天祥部下从戎抗元的亲属中，于兵败留散在潮阳一带，

后来就定居留传下来，他自己不可能是揭阳谢姓的上祖。

#### 一曰闽宁（建宁）人

《宋诗略》载，谢翱髫龄时随父钥徙居浦城。对于他这次徙迁，《福安县志》和《续修浦城县志》（下简称浦《志》），都认为是流寓。浦《志》卷二十七“寓贤”门云：“谢翱，字皋羽，一作皋父，闽之长溪人，后徙居浦城。”既明言“徙居”，又指明“长溪人”，看出浦《志》的修撰者本身就认为浦城不过是谢翱的寓地，并不是他的原籍。但由于髫龄的谢翱徙迁浦城后，就在那里定居下来，直至景炎元年他举乡兵赴难后才离开此地。推算起来，他前后在浦城已生活了二十年。因而当时不明他的真实籍贯的人，就误把他当成浦城人了。浦城在宋时隶属建宁府，后人却以此作“闽宁”（建宁）人，其差错虽事出有因，但也应辩明。

#### 一曰延平人

“延平人”一说，究其源盖出于谢翱曾募乡兵赴南剑（延平），投奔天祥、参加抗元这一史实。但这个史实本身倒恰恰表明了：延平仅仅是谢翱率乡兵抗元的“赴所”，并不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

#### 一曰闽人

闽，古族名。《周礼·夏官·职方氏》曰：“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后谓福建曰闽，古七闽之地也。说谢翱是“闽人”，也是泛指。上文既考出谢翱是福安人，那末对此泛称也就无须赘论了。

#### 注

①见游国恩、王起、萧涤非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册（1984年版）第7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宋诗一百首》（1978年版）第141页；又，郁田：《谢翱当是长溪（霞浦）人》（福建地名学研究会主编的《地名》1981年第3期）。

②见《福安县志》卷十三祠庙门。

（下转第22页）

成为我们进行道德实践的“奠基”。

警戒。这是从应该肯定的品德的另一端，告诫我们少走弯路，缩短我们直接达到高尚品德的距离。在伦理史上，剥削阶级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唯利是图”作为治身的格言。对于此类的道德糟粕，我们绝不能当作道德实践的“奠基”和道德培养的肯定成份。警戒虽然不是为道德培养提供直接肯定的“原料”，但绕过那些对肯定的折腾，可以使我们夺得时间去对那些应该肯定的“原料”作出肯定，使我们尽快作出“总结”，及早找到“奠基”，以向更高的道德实践攀登。

树标。这是把现实的榜样，作为道德培养的明镜的重要手段。在道德教育中，常常采用榜样示范的方式，这种方式和道德培养中的“树标”并不完全一样。在那里，榜样是作为教育者向被教育者灌输的材料，在这里，榜样则是培养者自己设置的楷模；在那里，榜样是启发式的注进，在这里，则是请进式的启发。虽然可以取同一榜样，但途径不同，效果也有浅深。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献身的革命先烈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模范人物，他们的共产主义品德是共产主义道德培养的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古人且善用镜，于今我们无产阶级事业的承担者当更睿智。雷锋的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彻底革命精神，是以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

少云等英模为镜，通过学习和提炼而成的。在四化建设中出现的赵春娥、张华、蒋筑英、罗健夫、朱伯儒、张海迪等等雷锋式的先进人物，又是以雷锋为镜而塑造的典型，是雷锋的生命在他们身上的延续，雷锋的热血在他们身上的沸腾。他们继承着雷锋精神，又不断把新的内容注入和融汇到雷锋精神之中，丰富它，发展它。如何使榜样真正成为自己品德中的血液，借用郑板桥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珍诀，是不无意义的。竹由“眼”入“胸”，再出于“手”，于是耸在眼外的竹就成为自己的竹。同理，我们也可以把学习标兵视为由“树立的标兵”——“心里的标兵”——“复现的标兵”这样一个融汇转化的过程。

践履。道德培养的目的在于铸造高尚的品德进而指导自己的行为。践履正是为这一目的服务。如果通过“培养”，“总结”了一套品德而不去实行，那么正如手上拿着好箭搓来搓去，只是津津乐道：“好箭！好箭！”而不射出去的古董鉴赏家一样，这样，道德培养就成为了道德摆设的代名词。品德象寓居在“灵魂王宫”的“公主”，是美是丑，是善是恶，必须让她走出“王宫”，由客观评价，让社会判定。如果把品德的铸定当作是思想的自觉塑造的话，那么只有在社会的“验收”中，根据社会的评头品脚，进行修正，方可领得社会的“许可证”或“合格证”。道德培养的手段很多，这里只是择其三四，加以论述。

---

（上接第59页）

③《福安县志》卷二十二人物门。

④⑤方凤《谢君皋羽行状》。

⑥见丘逢甲《和平里行》中“五坡岭边鼓声死，丞相北行残局已。复壁犹藏痛哭人，此邑民原多义士”的自注。

**作者附记：**本稿在写作过程中，得到福安县政协黄秉圻、陈毓文两位老先生的许多具体帮助；福安县图书馆林敬标、福安县文化馆范祚其、谢氏第二十二世孙谢锡浩三位同志，也提供了某些资料。谨此并致谢忱。